

想于思。

「明早出去時叫我，我跟你去跳土風舞，看看究竟有什麼玄機。」

我翻了個身，繼續想于思，想該送她什麼生日禮物。不知道你是否能體會那種心境，真的，我想得很累！

第二天早上，我還匆匆忙忙趕去等于思。當然，我沒有叫醒小健。我想等事情明朗化以後再告訴他，現在還不到時候。那天晚上送于思回家後，我跑到重慶南路買東西。夜裏睡了個安穩，因為我相信我會成功。

31日早上，我一如往常的在南京西路口等于思。等了很久，她終於穿著一襲米色的洋裝出現了。長裙輕巧的襯出她美麗修長的身影。

「生日快樂!!」

「謝謝！」她一臉驚訝的表情「你怎麼知道今天是我的生日？」

「你同學告訴我的。」我總不能說是從訓導處的學生資料查出來的。「這是 Richard Clademen 的鋼琴譜。」

「真的？謝謝你！我很喜歡查的曲子。」然後，她笑了。這是我第一次看到她笑，像那日冬天的陽光：罕見、美麗而溫暖。看到她愉快的神情，我醉了，雖然我清楚的記得我並沒有喝酒。而且，我敢打賭，若是沒有這許多路人在旁邊，她一定會高興得跳起來，甚至

吻我的臉頰。別笑我傻，換成是你，想必也好不到那裏去。

元旦的幾天假期我沒有回家。想留在台北唸書，最重要的是于思也沒有回嘉義。我打電話找于思，她姑媽說于思回家了。這樣的回答讓我十分懊惱。于思為什麼要騙我？接著我打電話到嘉義，她家人說于思留在台北。這是怎麼回事？于思到底在那裏？心情真是亂得可以，書念不下，小健也回家了，我在這裏做什麼？然後，很不幸的，隔壁寢室的同學告訴我，樓下有個女孩找我，是楊嫻雅。我之所以用「不幸」來形容，是因為那天在「曼特寧」昏黃的燈光下，我本來是想告訴她一切，我愛著于思，我為于思瘋了。但是，我沒有。相反的，我握了她的手。甚至，我還吻了她。因為我把她當成了于思。別罵我，我知道錯了，但是，在那麼好的氣氛之下，我真的不曉得怎麼自己會變成那樣。如果你，我不知道你會做些什麼。我想，連你自己也沒有一點把握。

覺得不知所措了，心頭上的壓力愈來愈重。我急切的想找個人問問，我到底該怎麼辦。年假一過，我便匆匆忙忙的跑去找呂大維，或許他能指點我另一些可行的辦法。

在他的房間裡，我坐在他的床上，而他，燃起了煙，悠雅的坐在桌前。

「這學期過得怎麼樣？」一句話勾

起了我無活動的挫敗感。

「不好。做什麼事都不順利。像在上辦活動，郊遊舞會還好，總有不少人參加。但是一些很好的特別演講，去聽的人卻很少。難道北醫學生的文化水平真的不高？難道他們只喜歡玩樂？」

「冷靜點，你有點氣用事了。我問你，你憑什麼說那些特別演講「很好」？那是你個人的看法，而且，主要的原因還是由你主辦，而反應冷淡，所以才有這麼激動的想法。每個人有他自己考慮選擇的原則，或許他們是時間上不能配合，或者對這類演講不感興趣。你沒有權利強制要求別人一定要有你預期的反應。」

「但也不該是『逸樂取向』啊！每個星期看電影的人這麼多，康輔是全校最大的社團而參與愛心義賣的人，竟然是少得可憐，整個北醫義賣所得，居然只有三千多元！」

「你說的有道理，但是不完全正確。你覺得康輔的同學只會玩嗎？學校裏康樂性社團不少，為何唯獨康輔一枝獨秀，成員最多？社團的興衰，不僅牽涉到社團本身的性質，更重要的，是社團的制度是否健全，社員是否能夠投入社團，不計較任何犧牲。康輔不只是玩，平時也有很多訓練，寒暑假派服務隊。他們藉由活動消除了人們之間既有的距離，這就是它存在的價值。至於看電影



，不知你是否留意過，那是高年級同學參加人數最多的活動，對於一個功課壓力沈重的醫學生來說，你能夠要求他做些什麼？」

「可是為何各系的迎新只有郊遊、舞會和球類比賽？而沒有其他類型的活動？」

「迎新的目的在於讓大家彼此熟悉認識，活動本身不具有太多的使命。何況連這類活動參加的人都不多，你還希望些什麼？我不是悲觀，只是，小亞，不要急著賦予你所望的意義，在那些本來就沒有意義的事上。這是鑽牛角尖，我想北醫的學生，尤其是新鮮人，並不冷漠，而是在大一時，每個人都剛擺脫很多束縛，逐漸形成自己的看法。你沒有理由要求別人放棄自己，去附和一些人認為毫無意義的事。更何況你所堅持的事，不見得就是對的。」

「你贊成自私？」

「某種程度的。每個人都希望保有某種程度的自我隱私，連你也不例外。不過別洩氣，現在只是過渡時期，事情並不永遠就是這樣不樂觀。否則，現在你也不會見到仍然有高年級的學長留在社團裏。」

熱切的談了這許多以後，他選了捲

錄音帶，我很熟的 Somewhere in

Time。

「是嗎？小亞，遇到你喜歡的女孩子，對不？」我不好意思的笑了，還是被他猜出來時的心意。然後，我想到于思。

「大維，該怎麼樣對待一個女孩子？從來沒有人教我該如何去愛，去珍惜一個女孩。」

「我無法告訴你太多，因為你的情形我並不了解。而且，很多事要自己經

歷過才能體會，即使我現在說了，你不見得能懂。不過，我可以給你一些原則，好好的愛她，但是不要太急，會把她嚇跑的。想要維繫一份持久的感情，除了關懷以外，還要有耐心。試著去彼此瞭解，Give her What she real need--」

「這樣就可以了嗎？」

「這就相當難了！不過，是否你會





成功還很難說。因為有很多其他的因素影響你們。」

「是什麼因素？我可以預知嗎？」

「I don't know。不過，你慢

慢的會知道。如果你能做到我剛才說的，萬一有天你們發現彼此不適合，腳步不能趨於一致的時候，你們仍然可以是好朋友，而不會有太多的傷害和不甘心。」他語重心長的說了這段話，又燃起一根煙。在曷繞上昇的煙霧中，我靜靜的想著大維剛才說的話。感覺上，似乎對於思有了比較明確的未來方向。那楊嫻雅呢？

「對了！」大維像想起了什麼「最重要的事我反倒忘了說。不論你做什麼事，記得，務必要十分真誠，瞭解彼此的想法，不要隨便就陷入幻境——欺騙是最大的傷害，你會懂的。」我覺得心口上挨了重重的一擊。彷彿我已造成了不可彌補的錯誤了……。

離開大維的住處後，我駐足在山前想了很久。然後深吸一口氣，邁開大步。我想，我已經知道該怎麼做了。

當然，我還是一如以往的陪于思上下課。另外，還盤算著該如何對楊嫻雅學課已經六點。我請楊嫻雅吃晚飯，她笑著答應了。這是自認識于思三個星期來，我第一次和楊嫻雅說話。選在星期五晚上，自然有我的道理。星期六沒課

，所以有兩天的緩衝時間讓她面對這個事實。或許你已看透了我的本意，其實是因為告訴她以後，可以有兩天的時間不見面，減輕我心裏的罪惡感。

侍者剛拿走點菜單，我就迫不及待的開口，因為我很怕自己待會又說不出話來。

「小雅，有些事情埋在我心底很久了。今天，我想把它們全部告訴你。」

「你說。」她漂亮的瓜子臉染上層層紅。

「在這幾個月不算短的交往時間裏，我深深的感覺到你是個很好的女孩。不但人長得脫俗的美，而且對我是無所

求的關懷。我不是木頭，你所做的一切，我都懂，並且是銘記於心的感動。」我低下頭，不敢看她，怕會功虧一簣。

「起初，我覺得我們並不適合。或者說，我不適合你。你需要的，現在是平穩的感情，將來是安定的家。這些是我無法給你的。但你是這麼難得的好，所以我嘗試著配合你的腳步，使我們能有一段愉快的日子，來證明我原先的想法只是錯覺。但是，有種矛盾的感覺持續在我心裏，不斷的掙扎。」

「我不懂！」

「小雅，我也不懂。甚至很坦白的告訴你，在感情上我是十分希望和你在一起，因為我對你有很深的倚賴感。但理智告訴我：不可以。我必須及早告訴

你事實的真相。因為，有一天，某個我不可預知的日子，我會離開你。真的，雖然我不知道為什麼，但結果卻是確定而可預期的。」然後是一陣的沈默。我的膝蓋竟微微的顫動著。

「你知道嗎？謝天謝地，她總算開口了。不曉得為什麼，我總是不自覺的對你好，關心你。我也反省過好多次；到底為什麼喜歡你。然而，我終究還是不能明白。也正因著「不為什麼」，所以我格外的珍惜這樣的心情。但是，我又好怕，怕自己變成你的負擔。你知道嗎？」

她用手指輕輕撥弄著桌上的玫瑰，幽幽的說著。聲音也愈來愈小。我點點頭，望著她的大眼睛，水水的，好美。淒清得讓人心疼。我真的很不忍再說下去，痛恨自己的冷酷。但是，我仍然必須把話說完：「小雅，你是個好女孩。應該有個比我更好的男孩來愛你，照顧你。我不值得你這樣對我。You deserve someone better。」

然後是更多的沈默。我卻想起了我的盲腸。或許，你要罵我是個薄情的負心郎，即使到了最後一刻，仍在騙她。我想，這樣說對她比較好。你總不會希望我誠實的告訴她，這一切是為了另一個女孩。

「那我們還是朋友嗎？我很高興聽到她這麼說。因為這表示她已經接受我



的話。

「當然，我們還是好朋友。今天說這些，本來就是希望你活得更快樂，別把時間浪費在我身上。我希望日後還能分擔你的煩惱，而不是陌生如路人。」

「我尊重你的決定，雖然這是難以面對的。但是，小亞，我會試著去接受這個事實，因為那是你所希望的。」我輕輕的握住她遞過來的手。溼溼的，我想是她手心的汗。

「我有點不舒服，我先走了。再見。」然後她走了。留下我一個人，和兩客牛排。還有那一句「我不懂！」

一直到現在，我仍然無法了解我在堅持什麼。也不知道那時候為何決意要對小雅說我所認為的事實。當時只覺得背了一個沈重的包袱，罪惡感也日復繼夜的壓迫著我。但是現在想起來，我做得很拙劣。我應該再多和小雅相處一段較長的時間，即使我仍然無法去除心中的矛盾，依舊可以很委婉的告訴她的。這樣平和而理性的方式，傷害會少些。而且是不著痕跡。然而我已在此倉促之間，做了一件不可挽回的事。

不瞞你說，那天楊嫻雅走了以後，我非常的難過，並且十分後悔。天啊！我能確定自己在做些什麼嗎？這樣的傷痕，本來是可以避免的。而我竟然「毫不猶豫」的造成了讓我後悔的錯誤！我

有目的，不為什麼的走著。我細細的回想這四個月來和小雅在一起的點點滴滴。從前知道她喜歡我，只是好像聽著別人的故事，事不關己般的不痛不癢。因為我不會真正用心去體會。但是今天晚上，我忽然感覺到那是份真實的感情。甚至我可以很驕傲的大聲喊著：「她是我的！」是的，我本來是很幸運的可以這麼說。但是現在我已經不能，這些都是在她走後才了解的。

我像個孤魂野鬼盤盪在仁愛路上。我無法思想，腦中不斷浮現出人影。有時像于思，有時像小雅，有時卻又什麼都不是。我只是不停的走著。

我發覺自己正處在嚴重的恐懼和矛盾之中。一方面希望小雅能再那樣待我。一方面也擔心和于思的未來，因為我已無法預期結果會是如何。也許，就像今天晚上一樣。而更糟糕的是，此後每次和于思在一起的時候，總會想起楊嫻雅。她變成心中的一個影子，盤據在心底深處。然後，在不注意的時候浮現，提醒我會經如是的事負了一個好女孩。

星期一以後的幾天，我都沒去上課。反正新班代已經選出，而我也仍無法面對楊嫻雅。不過我還是每天陪于思上下課，我不願意再失去我喜歡的女孩。而且，我希望未來的日子裏有于思。我不能放棄這一段日子的努力。

在肩膊。我意識到事態的嚴重性。期中考後，就沒有認真上過課，也沒碰書本。先是常和楊嫻雅，然後是院長杯子思的出現。而竟然後天就要期末考了！我真是混蛋到了極點，今天才想起還有考試。可是又能怎麼辦呢？只好生吞活剝的K了！不敢再一大清早起去等于思，「她會諒解的！」我如是這般的安慰自己。

好不容易考完最後一科國文，我知道這次完了。回到宿舍，爬下七尺高的床上一躺，我連翻身的力氣都沒了。「這下真的完了！」腦中一片空白，無法思考，甚至不知道該編個像樣的藉口向家人交代。只是一再重覆著「完了」的意念。然後就昏沈沈的睡著了。

連續幾天的苦戰，讓我睡到次日的下午。不過，我是驚醒的。因為我做了一個夢——我死了。

「在海邊長長的沙灘上，楊嫻雅揮舞著刀問我：「為什麼要欺騙我的感情！」聲音淒厲刺耳。然後追著要殺我。我沒命的拔腿狂奔，「我沒有！」跑了半天，我回過頭去，那人卻變成了于思。我回身奔向她，要她聽我解釋。她哭泣著說，不再相信我這個騙子。「我不是！」而當我很靠近她時，竟又變成了楊嫻雅。依舊是揮舞著刀要殺我。這次我沒跑。她一刀砍在我的胸前，鮮血四



知道自己已經死了。因為我的靈魂正俯視著楊嫻雅一刀刀砍向我的身體。」

然後我醒了。一身的冷汗。我呆望著天花板，回憶著夢中的片斷。「你為什麼騙我！」沒有！小雅，我沒有騙你！我用力甩頭，看看四周，沒有人在我覺得很餓，於是離開宿舍覓食。這回不敢走「楓香道」，經過實驗室，教學大樓，繞了一大圈才到餐廳。碰巧于思正在那裏和同學聊天，是她先向我招呼的。不然這次真的沒注意到她。

「嗨！學弟。好幾天沒遇到你了。考得如何？」

「還好，沒有全當。」

「你怎麼啦？是不是身體不舒服？怎麼看起來很……」

「憔悴！」她的同學在旁邊搭了腔。

「大概是這幾天熬夜罷！學姊，今天晚上國父紀念館有個音樂會。」

「你考完了？」

「嗯！」

「好！」她看了手錶「一個鐘頭以後在川堂見面。還有，不可以遲到。」然後和同學步出餐廳。

那天的音樂會很反常，一切都進行的特別順利。我握了于思的手，她不但沒有拒絕還靠著我的肩膀走出國父紀念館。在送于思回家的公車上她告訴我，第二天下午回家。然後遞給我一張紙條

，是嘉義的住址。

「電話呢？」雖然我早已知道，而且在元旦就已經用過。

「我家沒有電話。」

「我不信，一定有的。」

「不要做無謂的嘗試，我接不到任何電話。」

「我可以請女孩子幫我忙。」

「別做傻事。你不會成功的！」我一陣心驚！

一直到我回到宿舍，心中那股不祥的預感仍然存在。她在暗示什麼？她為何說我不會成功？難道是我說錯話了？還是做錯事使她生氣？我思索不出任何可能的答案。不過我記得，這是最後一次見到于思。

當時我想，既然于思已經回嘉義，台北已無啥可留戀，還是早點回家。而且得攔截成績單。想我小亞竟然淪落至此，真是可悲可嘆！

整個寒假我安心的待在家裏等候成績單。當然，我也打電話找于思，而她竟然不在。的確，她不在家並非什麼驚天動地的大事。但是，如果我一天打四次電話，甚至最後一次是晚上十點半，而她仍然不在。這就不由得我懷疑「不在」的真實性。我連著試了好幾天，最後還請小妹幫忙，結果仍然是「不在！」於是開始寫信，一天一封。但是直到我離開嘉義為止，沒有收到任何回信

剛過完年，我便和小健一同北上。

我的理由是想搬出宿舍。不過到了學校以後，是小健四處奔波，看紅單子。我留在宿舍準備補考。看書累了，就寫封信給于思，說我想她。

有一天下午我正在寫信時，因為太專心，沒注意到小健已經在我身後站了許久。

「好傢伙！小亞，你太不夠意思了！交了女朋友也不告訴我。今天你一定得全部招出來，否則留神你的屁股！」說完便作勢要踢我，但是我沒有動。小健看我神色凝重，不敢再鬧。

怎麼啦？遇到麻煩了？還是她不理你了？」然後我把從合唱比賽見到于思以後所發生的事情，詳細的告訴他，包括楊嫻雅和那兩客牛排。

「欸！你真不夠意思。為什麼不把牛排帶回來。」

「你還有心情開玩笑！」

「不過，說真的。撇開楊嫻雅不談，于思是學姊。你搞清楚，她是學姊，不是同學，更不是學妹。」

「誰規定不能愛上學姊的？對我來說，她只是個女孩，一個很好的女孩。更何況她年齡比我小！」

「年齡不是太大的問題。可是，小亞，你能克服隱藏在「學姊」之後的許多困難嗎？等到你畢業以後，當完兵，